

◇“秦淮河”征文选登

南京的夏天，热得让人无处可逃。我和父亲走在夫子庙的巷子里，他说要带我去看秦淮河的源头。

“源头？”我笑了，“秦淮河还有源头？不就是从东水关流进来的嘛。”

父亲没说话，只是继续往前走。他就是这样，想说的时候说个不停，不想说的时候一个字都没有。我跟在后面，先坐公交车，下车之后穿过一条又一条窄巷，巷子越走越静，楼房越走越矮。渐渐地，身后夫子庙的喧哗被风吹散了，眼前出现了一片田野。

一条小河躺在田野中间，安静得不像话。

“这就是秦淮河？”我蹲下来，不太敢认。

“这是它的上游。”父亲也蹲下，把手伸进水里，“凉快吧？”

我把手伸进去。确实凉，不是冰箱里那种凉，是泥土和树荫捂出来的凉。河底的石子隔着水看，一颗一颗都变大了，圆滚滚的。有几条极小的鱼从指缝间溜走，也不怕人，溜两步又停下来。

两岸长满了芦苇，风一来就沙沙响。远处有小水鸟，单腿立在水浅的地方，像一截会呼吸的枯枝。

“你爷爷小时候就在这条河里游泳。”父亲说，“那时候河水干净得很，游累了就趴在岸边歇着，渴了直接捧起来喝。”

秦淮河两头

[南京]蒋语涵

我看着眼前的水，又看看父亲。他的眼神顺着河流的方向，一直看到城那边去。心里突然有种感觉，课本上的“烟笼寒水月笼沙”和文章里的“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”，但那些都是书上的，眼前这条河才是真的。

我们顺着河往回走。河越走越宽，芦苇不见了，换成了水泥堤岸。再往前走，房子多起来，桥多起来，人也多起来。河水开始发浑，偶尔漂过一两个塑料瓶。

走到武定门的时候，水已经变成暗绿色的了，太阳照在上面，泛着油彩一样的光。

“到了。”父亲说。夫子庙的热闹一下子涌过来。画舫靠在岸边，红的灯笼，金的龙雕，船上的喇叭放着软绵绵的曲子。桥上站满了人，举着手机朝河里拍。

我趴在文德桥的栏杆上往下看，忽然想起源头那条清浅的河。它走了几十里路，穿过村庄和田地，见过芦苇和白鹭，最后走进这座城，被人围观，被人拍照，被人指指点点。

它知道自己会变成这样吗？

“爸，你说它累不累？”我指了指下面，“从那么远流过来，一路上被人扔垃圾，被管子排脏水，到这儿了还要被这么多船开来开去。”

父亲沉默了一会儿。旁边有游客挤过来拍照，他往边上让了让。“它不累。”他说，“它流了上千

年了，见过比这更糟的时候，也见过好的时候。”

“什么时候是好的？”

“你爷爷小时候。”父亲笑了笑，又补了一句，“还有，以后。”

“以后”是什么时候？我不知道。但那天晚上回到家，我坐在电脑前查了很久。原来已经有人在忙这件事了——秦淮河生态修复工程，清淤、截污、种芦苇、养鱼，让河自己慢慢把自己洗干净。

也许以后就是这样：河还是从源头流下来，还是会变浑，但也会慢慢变清。还是有人往里扔东西，但也有人在下游等着，把那些东西捞起来。还是被船划过、被灯光照着，但水底重新有了鱼，岸边重新长了芦苇。

一条河可以同时拥有两种走法：一种流向过去，一种流向未来。

下次再去源头的时候，我想带个瓶子，装一瓶那里的水，倒进夫子庙的秦淮河里。不是为了做什么，就是想告诉它——你来的地方，还有人记得。



扫描二维码，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 yzwbfanxing@163.com

◇生活空间

水灵灵地跳起来

[南京]刘月雄

舞蹈小分队就此诞生。

我跳舞笨笨的，莉和敏把老师的动作录下来，利用午休增设小课堂：莉打着拍子哼唱，敏仔细抠着每个细节，一点点纠正。莉总是笑着宽慰我：“不着急，慢慢来。”我们越来越同频，疼了就大声喊叫，闲时无所顾忌地笑闹，沮丧时彼此不带虚伪地鼓劲，工作的压力和生活的琐碎随之抛于脑后。一天一天，汗水的淋漓浸透衣衫，身体的疼痛兑换了焦虑，光阴里便有了鸟儿一样叽叽喳喳的欢唱。

课固定在每周五中午，日子随之便有所期待。这一天，有独属于舞蹈的快乐，犹如平静的河面掀起涟漪。有时连着周四晚上，快乐就早早驻扎心里。

伏案常坐的身体，像困守太久的蚕蛹，一经振翅破壳，便欢快地自由飞舞。对着天空，我忽然很想唱《怒放的生命》：“我想要怒放的生命/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/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/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……”

那些愁闷烦杂，随着身体的舞动，融进肌肉拉扯的酸痛里，藏进汗水浸湿的发梢间，然后呼啦啦跳不见了。只有镜子里那个快乐飞扬的自己，孩子一样笨拙地跳着。

女人在一起，闲谈的话题如鸟儿般在枝头间飞来跳去。刚刚聊着更年期的细碎烦恼，就有人说起：“要想不老，得有爱好。”转眼间，这群中年少女，兴致勃勃地要相约组团学舞。

心动不如行动。莉几番打探和察看，找到单位附近一家舞蹈室。

跳舞于我，无异于一座难以攀越的高山。以前曾跃跃欲试，奈何协调性太差，那些情感饱满、缠绵柔美的舞步，被我跳得支离破碎，从此便没了兴趣。

蕾再三邀我同去，不好扫兴，可点开《水龙吟》的舞蹈视频时，又忍不住打退堂鼓。莉热情建议：“先体验一堂课看看？”

好吧。一个半小时的课，老师给我们的基础训练：压腿、展腰、拉胯、开肩就占了四十分钟，沉睡已久的肌肉像是被唤醒，那种拉扯的酸胀，有种灵魂要叫出声的痛，然后是像鸟儿一样挣脱束缚振翅飞向天空的舒展与轻盈。接下来，身体在舞动中慢慢婉转，心跳随着节奏有力起伏。中午的阳光穿窗而入，落在额头与发间的汗滴，我想象那里闪着光亮，生活的激情与热爱也一股脑迸发出来。那个执扇起舞、飒爽英姿的女子悄然住进了我们的心底。



少一个纸杯 多一片绿色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